

# 只是说说而已

郭清华 译  
「目」丝山秋子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只是说说而已

[日] 丝山秋子 著

郭清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只是说说而已/[日] 丝山秋子著;郭清华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8

ISBN 978-7-5327-5740-4

I. 只… II. ①丝… ②郭… III. 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9409 号

IT'S ONLY TALK

by ITOYAMA Akiko

Copyright © 2004 ITOYAMA Akik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Bungeishunju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ITOYAMA Akiko,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图字:09-2010-594 号

只是说说而已

イツ・オンリー・トーク

[日] 丝山秋子 著

郭清华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刘 玮

封面设计 清 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http://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译文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http://www.ewen.cc)

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25 插页 2 字数 56,000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5740-4/I·3391

定价: 25.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21-39907735

# 目 录

89

第七障碍

1

只是说说而已

只是说说而已



## 一 吐 司

我会住在蒲田，纯粹是直觉的关系。

那是一个冬日，天气冷得让人受不了，我独自坐在山手线的列车中，看着地铁的路线图时，“蒲田”这两个字突然跳进我的眼中，于是我在品川站下了山手线的列车，换搭京滨东北线的列车到蒲田。当来到蒲田车站，载我来的列车要离开月台时，我听到了《蒲田进行曲》。在蒲田这个车站，列车要离站时的声音是《蒲田进行曲》，而不是别的车站使用的铃声。

虽然一直住在东京地区，却只来过蒲田两次，这次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小时候为了购买夏天穿的裙子布料而来的。

虽然只来过两次，可是这里的街景好像经常在梦里出现一样，让我有非常熟悉的感觉。我信步走进房屋中介公司。目前的我虽然处于无业的状态，却仍然想换个地方住。在中介人员的介绍下，我看中了位于西蒲田地区的一

间两房旧公寓。旧公寓的采光并不理想，但是通风情况良好，相当适合拿来当作画画的工作室。于是我拿出仅有的一点点存款，并在租屋合约上盖了章。

搬家的那天早上，我被我的男人甩了。那个男人叫寺井，是一个长得既不体面，又没有什么可取之处的男人。因为他说他喜欢我，于是我就把他当成大的布娃娃，常常开着车子带他到处跑。他说他也有汽车的驾照，可是却不会开我的车子。两个星期前，我还带着他去京都旅行，把他介绍给朋友认识，让朋友知道我和他的关系。可是，要搬家的那天，他却突然在电话的那一头对我说：“我们分手吧。”啊！真是可恶又烂透了的男人，实在太令人讨厌了。然而我却曾经喜欢那样的烂男人。我生他气的同时，也很厌恶老是喜欢烂男人的自己。被甩了的那一瞬间，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事物，好像都停止运转，我的脑子也变得一片混沌。为了重新振作起来，我强迫自己发动那部淡褐色的意大利蓝旗亚小型掀背车，在三天之内来回新旧家四趟，终于完成了搬家的工作。搬好家的时候，也是我完全忘了那个烂男人的时候。

因为想多了解一些蒲田的街况，所以我一大早就到车站附近闲逛，没想到却听到扩音器传出叫唤我名字的

声音。

“最重要的是居民的心声，要以居民的心声作为施政的基础，因此……啊！橘小姐……早安，橘优子小姐！”

正在使用扩音器演说的人，是本间俊德。

和我走相反方向，迎面而来的上班族们，因为本间的叫声而纷纷把目光投注在我身上。我避开人流，走到他的面前，说：

“一大早的，你在搞什么鬼嘛！这样大声叫我的名字！你这样做是在侵犯我的隐私权！”

我大声地说着，于是本间一副快哭出来的样子，赶紧说：

“对不起，对不起啦！我向你道歉，请你原谅我吧！”

“好吧！你陪我去喝酒的话，我就原谅你。”

我从皮包里掏出一张印着新住址与手机号码及画家头衔的名片，把名片给他后，就立刻离开现场，让他继续他已经讲得非常熟练的演讲。

第二天，本间很慎重地打电话给我，于是我们约好一起去喝酒。那是一间位于车站西口，便宜又气氛轻松的居酒屋。我已经很久没有和穿着西装的人一起喝酒了。本间褐色清爽的头发和明亮灵活的眼睛，让人看不出他实际的年龄。

本间是我大学时的同学。大学时代我常旷课，考试的时候就借他的笔记来临时抱佛脚，所以，他总是担心我的课业，经常叫我要去上课才行。我常和他及其他同学一起去学生餐厅、咖啡厅、居酒屋聊天。当时我们谈的话题大都与政治有关，因为我们专业就是政治。但是，毕业以后他到银行就职，我则进入报社工作。后来我因为被派驻到罗马，又有一段时间住在精神疗养院，所以和朋友们几乎断了音讯。以前我从没有想过本间会当上东京都议会的议员，他是个爱面子的人，本性正直、坦率，所以我以为他会在银行业出人头地，并且在结婚之后成为一个幸福爸爸。没想到他竟然出我的意料之外，走了不一样的路。不过，当我告诉他，我认为他现在所做的事，是很理想的工作时，他反问我：

“你为什么没有结婚呢？”

“找不到好男人，所以就没有结婚了。”

“是你的理想太高的缘故吧？”

“不是理想，是我的水准高。”

本间闻言笑了，露出我所怀念的酒窝。

“本间你呢？你为什么没有结婚？”

“结婚吗？因为选举的关系，我有一些债务，所以无法结婚。除了这个原因外，以前还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我已经完全放弃结婚的念头了。”

“可是，如果你结婚的话，你的母亲会很高兴吧？”

“不，她会欺负媳妇。她是那样的人。”

话说至此，本间借着去上厕所回来的机会，改变了话题。

“你的画卖得了钱吗？”

“刚得奖的时候卖得还不错，但是，现在就不行了。”

“为什么会开始画画呢？”

“因为想让别人看到自己喜欢的事物，想为自己喜欢的事物而活。这就是我开始画画的原因，只是这样而已。”

“真好的原因。简单得令人羡慕。”

“你呢？你怎么会当上议员的呢？”

“因为某一天我突然感觉到使命感的驱使。”

“是一种思想上的觉醒吗？”

“也不是那么说，我只是觉得我在议会上的表现，可能比在银行工作的表现好。”

“你现在已经是都议会的议员了，将来的目标是国会议员吗？”

“不是，我对地方首长比对红地毯<sup>①</sup>有兴趣。国会议

---

① 日本国会议事堂的走廊和楼梯铺有红地毯，因此红地毯成为日本国会的代名词。

员和地方首长是不同形式的工作。”

“哪里的首长？”

“以我现在的情况来说，当然是大田区的区长。”

本间一边戳着一条一百九十八日元的油炸竹荚鱼，一边谈论起自己的志趣和政策。他说，随便拿一个教育委员会的问题，就会讨论不完。正因为这样，他认为所有的政策应该都有居民参与讨论才对。

接着我们就聊了很多政治上的话题。例如最近国会的内幕、东京都二十三区区长们的八卦、下次都议会选举的看点等等。这些话题太有趣了，让我们聊得忘了时间，已经过零点了。

“你现在住在哪里？”

“雪之谷的老家还在，我现在是家里的寄生虫。”

“没有回去睡觉会被骂吗？”

我说着忍不住笑出声。本间嘟起嘴巴说：“没有回去睡觉也无所谓。”

“那么，要不要到我家再喝一杯？”

本间的眼睛注视着半空中，过了半晌才说：“那样好吗？”

本间像一只讨厌散步的狗一样地跟在我的后面走着。我抬头看天上的星星，内心忍不住嘀咕着：唉！我的毛病

又来了。我的脑子里还有“如果他喝醉了，而且已醉得分不清楚前后、倒头就睡就好了，因为那样就不会做爱了”的想法。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只有对本间有这样的想法。其实，不管是不是自己喜欢的人，我都可以和他做爱的。我做爱不是因为内心寂寞，或为了排遣迷惑的情绪，而是觉得用聊天、用言语来计算彼此的距离，实在是一件太辛苦的事情，还不如一起睡觉来得轻松自然。如果在喝酒的时候，问男人“要做吗”，大概没有男人会拒绝。可是，就因为我会这样做，所以我周围的男性朋友，便一个个地消失了。和男人上床是如同把面包做成烤吐司一样单纯的事，所以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知道对方的名字，因为是单调的吐司，所以吃的时候不会留下什么残渣。

本间一进我家，就先走到画室看画，并且拿起画着静物的画布，喃喃地说着：“这个蓝色真好。”

他的话让我浑身不自在，便说：

“嗯，那是从某个地方掉落下来的蓝色。”

于是本间露出暧昧的笑容，走到厨房。

我们坐在靠墙、两边可以拉开的折叠桌边，喝着泽乃井大吟酿，聊着学生时代的事情。他说，也在银行工作的清水，现在好像已经变成大人物了；木村回去福井的老家，继承了他父亲的店；小川在帮他选举议员。我们说到

了很多同学的名字，却避谈一个人的名字，那个人叫做野原理香，二十六岁的时候因为车祸死了。那是一起发生在二四六号国道上的连环车祸，野原的车是六辆冲撞在一起的车子中的第三辆。当时我在报社跑社会版的新闻，还报道了这桩车祸。一想到这件事，我的脑子立刻浮现当时车祸现场的画面。

我告诉本间，我现在完全没有和大学时代的同学往来。因为我在精神疗养院里住了一年，朋友们就在不知不觉中不见了。而且，我也不是可以帮忙拉选票的人，所以……本间突然伸出他漂亮的手，抚摸我的头。我抬起头来，眼睛下面的脸颊已经因为泪水而潮湿了。

“对不起。”

“好了，不要说了。”

在眼泪停下来以前，我挨近本间，和他头靠着头，我们的头发因此纠缠在一起，好像靠着彼此的头发在交谈。我慢慢地转动脸的角度，和他嘴碰嘴。本间的吻和他冷静的外表不一样，显得非常激烈，让我不禁瞪大了眼睛。啊！这样下去的话，我一定会把持不住的！我们愈抱愈紧，我也就很自然地把手伸到他的下半身。这样的动作我以前已经做过数百次了，对我来说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本间轻轻地抖了一下，身体也微微往后缩。

时间停止了。

温柔的气氛慢慢在寂静不动的空间中复苏，吞了一口口水后，喉咙又能发出声音了。

“唔……”

漫长的沉默之后，本间的声音变得沙哑起来。

“对不起，我要回去了。”

“为什么？留下来吧！”

本间表现出有些犹豫的神态。他闪避我的眼神，以不大不小的声音说：

“我办不到。”

“什么办不到？”

“就是那件事呀！我没有办法做爱。”

接着，本间又小声地说：“我想做，但是我做不到。对不起。”

当我说“没有关系”的时候，本间已经站起来，穿好藏青色的西装上衣了。

“可是……”我说。于是本间回头看着我。

“我们是朋友吧？”

“嗯。”

“既然我们是朋友，或许你可以做得到。不过，做不到也没有关系，所以你和我不必为了这件事耿耿于怀。”

“我不会耿耿于怀。”

“那就好。你走吧。”

本间轻轻点了一下头，接着就把刚刚才穿上的西装又脱下来，并且披在椅背上。我拿起衣架，把衣架递给他。我做不出拿着他的衣服、帮他把衣服挂在衣架上的动作。做那种事的话，我会觉得自己好像一个新婚不久的妻子，在做一件难为情的事情。

## 二 神 话

泡给本间喝的焙制茶，在刺眼的日光灯的灯光下逐渐冷却。

“要睡了吗？”

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开朗，想以自己的力量来化解尴尬的气氛。本间点了头。

“那就睡吧！”

只留一盏小灯后，我在不引起注意的情况下脱了外面的衣服，只穿着内衣上床，然后紧靠着墙躺下。我好像变成了一个父亲，强壮又温暖。我的心里有一股强烈的热情，并且强烈地想以这股热情来包容本间。本间没有脱衣服，他和衣躺着，全身散发出不安的气氛。

“你的西装裤会皱掉吧？”

“你有衣服可以借我换吗？”

于是我拿出尺寸比较大的衬衫和短裤，放在厨房里刚才本间坐过的椅子上。我知道他绝对不会在卧室里换衣服。